

太清生平略表

嘉庆四年己未（1799）— 岁

正月初五出生。

姓西林觉罗氏，名春，字梅仙。

成贝勒奕绘侧室时，报宗人府为“顾”姓；又因奕绘字子章、号太素，与之匹配，遂字子春，号太清。故以顾太清名世。

所著诗、词、小说等作品常自署：西林春太清、太清春、太清西林春、云槎外史。晚年署太清老人椿、天游老人。故写其姓名可为：西林春。遵满族称名不称姓的习惯，可只称为：太清。

满洲镶蓝旗人。祖父鄂昌，系大学士鄂尔泰之侄，甘肃巡抚。乾隆中，因胡中藻案得罪赐死。父鄂实峰，因成罪人之后，不能在京城容身，与香山富察氏之女结婚，以游幕为业。

兄鄂少峰，妹霞仙。因家学渊源深厚，兄弟姊妹都具有很高学术素养，皆能诗文。

嘉庆十一年丙寅（1806）— 八 岁

在北京。

（三十八岁时曾在《城东泛舟归来》诗中回忆说：“卅年不到城东去。”）

嘉庆十三年戊辰（1808）十岁

在北京。

（三十五岁时曾在《次夫子清明日双桥新寓原韵》诗中回忆说：“去来今日事，二十五年间。”接着又自注说：“余二十五年前，侍先大人曾游此寺。”）

嘉庆十四年己巳（1809）十一岁

在北京。

（四十一岁时曾在《游万柳堂、拈花寺》诗中回忆说：“此地重来三十年。”）

可能到过福建。

（三十八岁时曾在《定风波·谢云姜妹赠蜜渍荔支有感》词中上片回忆道：“冰雪肌肤裹绛纱，者般滋味产天涯。二十七年风景变，曾见连林闽海野人家。”）

嘉庆十五年庚午（1810）十二岁

可能到过江南。

（三十八岁时曾填一阕《清平乐》，副题为：二月十日，金夫人惠芸苔菜，予不食此味甘六年矣。遂以短词记之。词中说道“尚记昔年游处”，词的末句是：“好是江南二月，者般滋味香清。”）

（三十八岁时又曾在《续读石画诗十八首同夫子作》的第二首诗中回忆说：“犹记严江两度游，一逢三月一深秋。”）

道光四年甲申（1824）二十六岁

嫁贝勒奕绘为侧室

（据《荣府史》卷三《绘贝勒世家》载：“道光四年，纳西林夫人为侧室，以二等护卫顾文星女呈报宗人府。”参见奕绘、太清五世孙金启琮校笺、奕绘著《明善堂文集》。）

（奕绘在三十六岁时作《浣溪沙·题天游阁三首》，其中第二首写道：“此日天游阁里人，当年尝遍苦酸辛。定交犹记甲申春。旷劫因缘成眷属……”天游阁，据《荣府史》卷十二《邸宅志》载：“天游阁：西林夫人居室，朱栏画栋，前有天游池，阁东边种海棠，西墀有芍药。”奕绘直到这时才提及太清当年曾饱受苦辛。他俩于甲申年定交，也是几经磨劫，方得终成眷属。至于其中详情，仍不能细说。）

（奕绘、太清的五世孙金启琮教授1986年在编校出版奕绘青年时期的词集《写春精舍词》时，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：《写春精舍词》“写的是在奕绘青年时期，忽然闯入生活中的一件大事。即与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的恋爱。与太清的恋爱，是经历了许多波折和折磨的。在这种折磨中，奕绘写了许多有价值的颇为感人的好词。这一时期的所作，既大半为了这件事发抒情感，所以后来便命名词集曰《写春精舍词》。‘写春精舍’并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房舍，而全出于假托。因为顾太清原名西林春，写春者，即是描写西林春之意也”。两位诗人相慕相爱的事，所以演成这样结果，主要是因为太清的家世问题。这时奕绘已袭贝勒（荣恪郡王嘉庆二十年去世），赏戴三眼花翎，并奉派管理正红旗觉罗事务，需要在封建朝廷中为人表率，岂能纳罪人之裔为侧福晋。且按清代宗人府定制：宗室王公立侧室，只能在府邸所

属府员包衣家中遴选，如宫掖选秀女之制。西林觉罗氏是满洲大族显宦，并非荣府属下包衣，决不能以其家女子为侧室。”但奕绘态度很坚决，毫不动摇。甚至求援于荣府的二等护卫顾文星。顾文星能诗善画，是荣恪郡王最倚重的老府官，办事饶有阅历。听到少主人这个不顾前后的要求，极力婉言劝阻，实质上是严加拒绝。”事有凑巧，这时顾文星因病去世，他的儿子二等护卫顾椿龄却不敢与奕绘公然对抗；竟答应了他父亲所没答应的要求。太清遂以顾文星之女呈报宗人府，成为奕绘侧室。”)

春，与奕绘嫡室妙华夫人贺舍里氏游潭柘寺。

（三十八岁时曾在《春游》诗前小序中回忆往事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花朝后，同夫子携儿女宿潭柘。十二年前，曾侍先夫人游，今日重来，山径犹然，人事殊异，昔日从者竟无一人，得不感哉！”）

道光五年乙酉（1825）二十七岁

七月初九，产第一个儿子载钊，该子为奕绘第三子，大排行五。

道光六年丙戌（1826）二十八岁

清明，全家游西山诸寺。太清写七律《丙戌清明雪后，侍太夫人、夫人游西山诸寺》；奕绘和诗一首为：《清明后，太福晋携家人稚子游潭柘、戒台诸胜，遇雪；夜晴，侧室太清赋诗纪游，因次其韵》。此为奕绘、太清二人诗词集中留存下的第一次和诗；也是现今能够见到的奕绘自己第一次用文字注明太清身份是“侧室”的材料。

道光七年丁亥（1827）二十九岁

产第一个女儿载通（叔文），该女为奕绘第三女，大排行六。

道光八年戊子（1828）三十岁

八月，雨中游城西天僖昌运宫废址。

道光九年己丑（1829）三十一岁

暮春，雨后，同七妹霞仙游万寿寺。

夏，奕绘任东陵守护大臣。六月十五携载钊去东陵，婢女石榴随侍。东陵守护大臣府有信述山楼，作《信述山楼五绝句》奕绘亦有《信述山楼六绝句》。

九日重阳登后山。

冬，与奕绘同赏名人画册，有《题恽南田画册十绝句》、《题宣和画鸡》；奕绘和有《题恽南田画册十二绝句，同侧室太清作》。

道光十年庚寅（1830）三十二岁

在东陵。开渠引泉水入院中，绕信述山楼四周，与奕绘合作《乙渠联句》。新构东山草堂，与奕绘均有题诗。春日游东陵鸛鹑湾，亦皆有诗记之。东山禽鸟杂鸣，两人均有诗咏东山鸟、啄木鸟、鸛。夏日黄昏降暴雨，作《次夫子草堂暴雨韵》和奕绘的七律《草堂暴雨》。闰六月，作《闰月十九，夫子浴温泉回，马上见龙战于北山，归示其状，赋诗以颂之》奕绘和诗为《次太清龙诗韵》。

七月初五，奕绘嫡室妙华夫人在北京府邸病逝。奕绘、

太清速回府奔丧。

道光十一年辛卯 (1831) 三十三岁

继续读画，与奕绘同为邹小山画册、唐寅麻姑像、钱舜举荷花画轴等题诗。

夏，作《蝉》诗；奕绘和诗为《闻蝉，次太清韵》。

七月初三遣载钊往金顶山祭妙华夫人。

道光十二年壬辰 (1832) 三十四岁

九月，产第二子载初，该子为奕绘第四子，大排行八。

道光十三年癸巳 (1833) 三十五岁

正月十九日燕九节，与奕绘往白云观观放斋，二人有诗相和。

作诗《二月十五日清明前一日雨中作》、《宝藏寺》奕绘和有《清明前一日雨 次太清韵二首》、《宝藏寺 次太清近作韵》。

奕绘在海淀畅春园宫门西的双桥寺置新寓，为方便去圆明园侍宴。奕绘作诗《清明双桥新寓二首》；太清和有《次夫子清明日双桥新寓原韵》诗二首。

奕绘喜种葫芦，作《瓠芦七首》；太清同题作二首。

暮春游南城，晚至白云观。为白云观主张坤鹤老人七十寿作诗。

与奕绘同为仲蕃、容斋画作题诗。

此年，奕绘长女孟文郡君（此女为妙华夫人所生），许字外蒙古三音诺颜部扎萨克亲王五世孙车登巴咱尔亲王。

道光十同年甲午（1834）三十六岁

正月初五产第三子载同，该子为奕绘第五子，大排行九，因其出生日与母亲生日相同，甚得父母喜爱，取名为“同”，奕绘激动地在《甲午正月五日同儿生》一诗中具体地把自家三代人的生辰说了个一清二楚：“先考三十六，生余颇憾迟。我年三十六，四女五男儿。钦儿死何早，同儿生亦奇。新正破五日，大享报天时。生日同伊母，生年同我期。祝儿同父母，名同字同之。待汝三十六，我年七十奇。我母一百岁 春酒奉金卮。”

三月三日夫妇携载钊游南峪天台寺，作《游南峪天台寺二首》，第一首末句云：“笑指他年从葬处，白云堆里是吾乡”，盖奕绘已决定在此营建大南峪园寝。夏日，奕绘写《借伟纪恩志愧诗》诗题下的副题为：“蒙恩支禄十年，银二万七千，时价官钱三千三百万，分作二十年扣还户部。”

近几年一直继续读画，此年为各名家画作题诗甚多。与奕绘分别就黄慎山水画册原题诗韵各写了十首七绝题画诗。

六月十七日，侍婢石榴早亡，写诗《哭石榴婢》；奕绘也填词《桂殿秋·悼石榴婢》。第二年，太清仍不忘此婢，甚至入梦，遂又填词《鹊桥仙·梦石榴婢》。

夏日，天游池莲花盛开，奕绘作《天游阁回环吟四首示太清》太清次韵和之。

八、九月间，开始作画。为奕绘长女孟文画山茶、水仙，并填词题画；奕绘也写《题太清画二绝句》，该诗第一句即称赞太清绘画才能：“卿宜为画我宜诗”。

白云观放斋期，往白云观乞斋。

道士黄云谷分别为奕绘、太清各画一幅道装像。太清有

诗《自题道装像》，奕绘以词《江城子·题黄云谷道士画太清道装像》和之；奕绘有词《小梅花·自题黄云谷为写黄冠小照》，太清以诗《题黄云谷道士画夫子黄冠小照》和之。

十二月二十二日载同因痘症殇，未满周岁，对太清、奕绘打击巨大，二人皆写诗哭儿。

道光十五年乙未（1835）三十七岁

多年以来，一直潜心钻研宋词，本年作《既选宋词三卷，遂以词中七言句集为三十九绝句》，说明曾编选《宋词选》，对词学下过大功夫。自己的词作也日益增多，除继续作记事、赠答、抒情外，同时又喜填词记事、赠答、抒情，充分展示出在倚声填词方面的卓越才能。故自此年起，以词与奕绘唱和，以往是以诗和诗、以诗和词，现在则以词和词、以词和诗。他们的以词和词，或是同题、或是同题同调、或是同题同调同韵。夫妇唱和之作艺术水平日益提高，堪称词坛雅事。

绘画方面有长足进步，以画花卉为主，并写题画诗、词，诗有《题千叶红白桃花》、《自题画梅，用竹叶庵韵》；词有《海棠春·海棠》、《醉东风·碧桃》、《步蟾宫·自题画扇》、《醉桃源·题墨栀子团扇寄云姜》、《长相思·为陈素安姊画红梅小幅》等，并已开始将画作馈赠女友。

元旦，作《乙未元旦》诗云：“碧瓦才临新日色，宫灯未剪去年花”；“节物惊心同逝水，等闲谁敢负韶华。”

生日，作诗云：“我生己未今乙未，忽忽流光似梦中”，想起刚夭折的同儿，更是“双泪自伤”，“肠断去年当此日，弄璋诗句赋深宫”。

正月十九日燕九节出游白云观。二月二十二游白云观、天宁寺。

四月，法源寺看海棠，遇阮许云姜、许石珊枝、钱李纫

（许云姜，钱塘人，兵部主事许宗彦女，大学士阮元子阮福之妻。石珊枝，吴县人，按察史、独学老人石蕴玉女。李纫兰，余杭人，户部给事中钱仪吉子钱宝惠之妻。阮、许、钱三家均江南名门望族。）

自此，奕绘、太清夫妇与三家往来频繁。

与众姊妹初交，显出对于友情的挚诚，短期内相互不断地赠诗、送画、馈赠礼品，所写诗词作品，在标题上就详细地记录下了一连串的韵事：《法源寺看海棠，遇阮许云姜、许石珊枝、钱李纫兰，即次壁刻钱百福老人诗韵二首赠之》、《叠前韵题画海棠扇答云姜三首》、《复用前韵题 听松楼遗稿（钱子万秀才嫡母）》、《四月二十二 云姜召同珊枝、素安、纫兰过崇效寺看牡丹，遇陆秀卿、汪佩之。是日，云姜以折扇嘱写，归来画折枝梅，遂书于扇头》、《春日游法源寺，前后和钱侍郎五首，乃云姜遂和诗至六首，纫兰和诗至七首，并又篆书七言长歌送来，余不获已，复次前韵三章答之》、《谢云姜惠普洱茶 用来韵》、《再用韵 来诗索钱野堂山水，予以壁间四幅画解赠之。先以画倩题，不意今为鱼听轩有也》、《次日云姜来书告我：四幅云山尽为纫兰移去，奈何云云。余复以野堂紫薇水月一轴相赠。遂倒押前韵成诗五首》、《向云姜乞薑梅 戏成一律》、《次云姜韵 来书问予：近日游否？》、《题手蓉甥女白莲花团扇 手蓉为芸台相国女孙》、《同珊枝、纫兰集云姜东暖室作》。

太清夫妇又因之得以与阮福（赐卿）之父、大学士、著

名学者阮元（芸台）交往。太清有诗《读芸台相国肇经室诗录》。阮元曾任云贵总督，从云南搜集不少珍贵的大理石画，并写有《石画诗》。太清夫妇去相府观看石画，太清有诗《题春山霁雪石画》、《题江光山色石画》诗中：“案头饱看江山景，石画分来相府多。”又借来《石画诗》阅读，饶有兴致地写了《借读石画诗三十二首，同夫子作》；第二年意犹未尽又写《续读石画诗十八首 同夫子作》。

许云姜之母梁德绳（楚生），号古春轩老人，钱塘人，博学多才，能琴善书，以诗名世，她家教极严，亲授诗学，将女儿云林、云姜，甥女汪端皆培育成多才多艺、名重江南的才女。这位远在江南的老人，知道女儿结识太清后，也与太清诗书来往不断。太清有词《乳燕飞·题昙影梦痕图（孙静兰，许云姜之甥女也，十二岁歿于外家。外祖母许太夫人为作是图 题咏盈卷 遂次许淡如韵二阙）》、《定风波·古春轩老人有消暑集，徵咏夜来香、鹦哥，纫素馨以为架者，盖云林手制也》、《水调歌头·谢古春轩老人见赠竹根仙槎》诗《重题昙影梦痕图》、《答古春轩老人》。

云姜她们还介绍一些其他在京的江南人官眷一起来往。即使尚在江南的才女，也因之与太清结下笔墨缘。如太清有词《木兰花慢·题长洲女士李金佩 生香馆遗词》、《凤凰台上忆吹箫·题 帝女花传奇》。对于著名的江南女词人吴苹香，太清早已闻名，叹为空谷知音，此年为其词集题词为《金缕曲·题 花帘词 寄吴苹香女士 用本集中韵》。

与这些江南人交往，勾起太清对江南的无限思念。现在，已是贝勒奕绘的侧室，照清廷规定，非王命，宗室不得擅自离京师，江南美景只能永远留在梦中。此年一阙《江城·记梦》，写梦游江南梅林香雪海，情景交融，自然流畅，

是太清词中最为成功的代表作。

六月，奕绘自请解职，欲消闲岁月于泉石林木之间。几经磨难的太清，此时虽已是荣王府天游阁里的贵夫人，但仍满是愁怀，曾有《定风波·记梦》写她作了一场可怕的噩梦，“梦里醒来心更怕”，想一想，梦由情生：“事事思量竟有因，半生尝尽苦酸辛。”因此，太清淡泊人生、视富贵如浮云，是奕绘解职后遨游山水的知音伴侣。两人曾同调填词咏桃花源，抒发田园归去来的心愿。奕绘亲自主绘大南峪蓝图，派专人监督营造。清风阁先落成，夫妇二人同题、同调、同韵各填词一阕；又同题、同韵赋诗，太清在诗中表示：“后二十年家事少，相随此地共遨游。”

自前年起，奕绘夫妇常去白云观，与主持张坤鹤结识，不断有诗、词记述。六月廿一日，张坤鹤雨中来访。八月，夫妇二人携载钊、抱载初，驱车白云观看张坤鹤传道戒。奕绘解职后，夫妇二人愈加潜心悟道，太清有一词，从标题即知二人一起在家认真地研讨道理的情景：《鹧鸪天·冬夜听夫子论道，不觉漏三矣，盆中残梅香发，有悟，赋此》。

道光十六年丙申（1836）三十八岁

太清夫妇此年出游频繁，或游潭柘、戒台，或去丰台看花，或去西郊登山，或涉水渡溪，两人总是去时联马并辔，归来诗词酬唱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
此年起，太清已以秀美词章名世，京师官宦眷属多求其题作。与众女友交往益加密切。

新年，作《丙申元旦》诗，对自己诗词创作成绩颇感欣喜，首句云：“去年诗债已偿还，又续今年笔墨缘。”

生日，珊枝、云姜、纫兰、素安皆来贺。

年初，用墨画牡丹，体现出超尘脱俗的思想境界，引起奕绘共鸣，题词《琴调相思引·新正三日，太清墨写牡丹扇，题以小阁》说：“冲淡精神富贵花，墨香酣扫半开葩。”符合他们此时的心境。秋日赏菊，夫妇对菊咏诗，太清《次夫子对菊韵》诗中说：“人生百岁寻常过，诗到中年渐可观。老笔随心殊艳冶，时妆刺眼费铅丹。”随着心境的淡泊，绘画常嫌丹铅艳冶，爱用墨写，这次遂又作一幅墨菊，奕绘为之题诗道：“功名劳碌浑闲事，水墨萧疏亦大观。”

上元前一日，同奕绘携载钊、载初两儿，叔文、以文两女，游白云观，过天宁寺看花。

二月花朝后，同奕绘携儿女春游十天。十九日先游潭柘寺。二十日游戒台寺，晚宿南谷。二十一日、二十二日在清风阁。二十四日夫妇二人联骑渡慈溪，观孔水，得开元石刻一、吴郡卢襄诗碣一。二十六日登东坡。二十七日登清风阁后西北最高峰。二十八日午发南谷，晚宿云冈。二十九日晓发云冈，雨中到家。

三月，初三，夫妇到丰台看花。晦日，携儿女同游黑龙潭，经画眉山，到大觉寺。夜行翠微山麓，宿龙泉庵。次日探龙口，饮泉水，游秘魔崖，过三山庵，看灵光寺古藤老桧。

三月十五日，同云姜、纫兰、珊枝、素安、金夫人、徐夫人过枣花寺看牡丹，是时，花尚含苞，更约十日后同赏。廿四日，同云姜、纫兰、素安、金夫人、徐夫人过枣花寺，则因前日风雨，花已零落。

四月三日，夫妇去白云观看道场。四月十三日去白云观听张坤鹤说天仙戒。

四月廿四日，城东泛舟。

六月朔，奕绘“蒙恩赐食半禄”。

六月十三日，夫妇同游善果寺。

中秋后一日，夫妇同往南谷，宿清风阁。十七日，雨中游云居寺。十八日，寻西域水源。二十日，访背阴洞。二十一日，寻视田园疆界。二十日，回京，云冈村早饭。

云姜之姊许云林来京，二人相见，为其诗集题词：《一丛花·题云林 福连室吟草》（许云林 其夫休宁贡生孙承勋。云林在母亲梁楚生培育下，工诗词，善鼓琴，绘画尤擅长花卉。）

腊月九日，同云林、云姜、纫兰、佩吉等诸女伴少长咸集于珊枝斋中。（佩吉为仁和许氏女孙，能鼓琴，善画花卉。）佩吉见赠花卉四，以词谢之。座中佩吉弹《平沙落雁》；因云姜将南归，又弹《阳关三叠》，尽一日之欢，日暮城门将阖方归。

腊月十三日，雪中天宁寺看唐花。归来写诗邀众姊妹后天同赏。十五日，雪后，同珊枝、素安、云林、云姜、纫兰、佩吉天宁寺看花，望西山积雪，众人分韵填词作诗。

道光十七年丁酉（1837）三十九岁

继续研究宋词，前年选《宋词选》曾集三十九截句，今又掇其余复成诗三十五首，前后共得诗七十四首，涉及宋词作家四十余人。太清对词下如此大的功夫，这两年自己在词的创作上也得以突飞猛进，留下不少深得词评家赞赏的佳作。

在绘画方面也同样进入创作高峰期，几幅极富盛名的画作，皆写于本年。

生日，城南诸姊妹来贺。作《生日》诗中有：“遇佳山

水留诗句，对好花枝费笔尖。”并加小注云：“予性好登临，略知画事。”这是太清对自己生活喜好及艺术创作的真实写照。

人日，雪中送云姜夫妇扶太宜人枢南归。三年来，与云姜结下深厚情谊；分别后写下不少思念词章，其中《江城梅花引·雨中接云姜信》、《浪淘沙慢·久不接云姜信，用柳耆卿韵》朴实言情，情文相生，自然合拍，被词坛公认为难得之佳作。

元月十一日，阮元踏雪来访，夸太清夫妇家居“别有洞天居士福”，畅谈“大观山水”、“碧鸡金马”、“木棉风暖百花开”的云南风景。太清又另作《题阮受卿公子枯石画》诗七首。

上元，过白云观。

正月多雪，为画像《听雪小照》题词《金缕曲·自题听雪小照》说：“岂为平生偏爱雪，为人间留取真眉目。”（此为太清珍贵小像，笔者从金启琮教授处获一影印片，置于书前，与读者共飨。）

修建大南峪园寝，至此已三年，虽尚未竣工，不少建筑均已完成。三月太清、奕绘同游南谷。住清风阁，十分赏心悦目，太清写诗赞曰：“松声鸟语两悠悠，画栋霏云去不留。窗中列岫青无数，极目春光许卧游。”又一同登王仙洞、探玉室洞天、寻七斗泉、访潜真洞。归京时骑马过云冈，在村寺吃早饭。

上巳，与霞仙、珊枝、素安、云林游慈溪。

自云姜走后，与云林来往，诗、画酬答颇多。四月十九日，同云林城东泛舟。五月廿五日，静春居阮刘夫人招游天宁寺看新麦，与云林、纫兰同游，皆即席赋诗。夏日雨后，

同云林、纫兰由三官殿过尺五庄看荷花。

夏日，天游阁前天游池中红莲盛开，太清夫妇“对坐乐忘疲”；“不辞连日饮”。

七月初五，率载钊新妇谒妙华夫人殡所，深表怀念，诗云：“八载音容常恋慕，今朝涕泪更纵横。”

七月十三，夫妇雨中过天宁寺，有诗唱和。

秋，送珊枝归武林；初冬，送纫兰归大梁。所喜又有钱塘女史沈湘佩到京。（沈湘佩，名善宝，钱塘人，出身吴兴望族，幼耽翰墨。因父早亡，经历坎坷。博学多才，著有《鸿雪楼诗词集》、《名媛诗话》。嫁武陵云后随夫来京。）湘佩持刚出版的《鸿雪楼词集》造访，太清一连写四首七绝，描述两人欢会情景；又为其词集题词一阕、题七绝诗二首，诗中称赞湘佩道：“巾帼英雄异俗流，江南江北任遨游。萧条行李春明路，半载新诗半载愁。”自此开始了她们长达三十余年的亲密友谊。（沈湘佩在《名媛诗话》卷六中，介绍太清说：“满洲西林太清（春）宗室奕绘贝勒继室，将军载钊、载初之母，著有《天游阁诗稿》。才气横溢，挥笔立就，待人诚信，无骄矜习气。吾入都，晤于云林处，蒙其刮目倾心，遂定交焉。则诗有‘巾帼英雄异俗流，江南江北任遨游。萧条行李春明路，半载新诗半载愁’之句。此后倡和，皆即席挥毫，不待铜钵声终，俱已脱稿。《天游阁集》中诗作全以神行，绝不拘拘绳墨。”太清之倚声，有《东海渔歌》四卷，巧思慧想，出人意外。”这是太清最知己的朋友，对太清为人、才华、作品真实可靠、准确恰切的评价，是极为难得的太清同时代作家的宝贵评论资料。）

秋游，夫妇过潭柘寺、西观音洞、东观音洞、背阴洞，涉石堂水，坐龙泉石，住山中七日方归。

深秋，追忆春游“得意东风快马蹄”时，所见“几枝丰艳照清溪”的杏花，作一巨幅杏花图，请奕绘题诗。奕绘在《画杏歌，题太清所作巨幅》中劝喻说：“乃知好花好画好诗，得意不过片时间。”

道光十八年戊戌（1838）四十岁

年初，夫妇二人皆过四十大寿。太清在《四十初度》诗中颇感欣慰地说：“诗卷经年富唱酬”。上元后一日为奕绘祝寿诗中一开始就愉快地说：“八十平分好赋春”。

春日，往香山，访霞仙。登香山望昆明湖。

四月十一日，往白云观听张坤鹤老人说元都律。

珊枝殁于杭州，赋诗遥挽。

奕绘姊富察县君殁。

伏日，同云林、湘佩尺五庄看荷花，过三官庙。

为阮元所藏宋本《金石录》题词：《金缕曲·云台相国以宋本赵氏金石录嘱题》。

秋，奕绘身体不适；七月初七，奕绘病故，葬大南峪。

十月十八日，即奉婆母之命，携自己所生的两儿（载钊、载初）两女（叔文、以文）移居邸外。无所栖迟，只得卖金钗，在西养马营赁房数间暂居。奕绘突然去世、家难接踵而至，孤儿寡母在赁来的宅中居住，听着儿女们呜呜啼哭，太清几次都痛不欲生。但是，为了把孩子们抚养成人，必须顽强地生活下来。

自奕绘逝后，太清曾意不为诗。冬日，围炉坐南窗下，检点奕绘遗稿，见卷中诗多唱和，触目感怀，结习难忘，遂又赋诗，并表明：“非敢有所怨，聊记予生之不幸也。兼示钊、初两儿。”诗中有“泪多眼不明”句。自此太清染有眼

疾，晚年双目失明。

岁暮，“门庭无客至”。许滇生司寇送来年货：银鱼、螃蟹，太清以诗致谢。（许滇生，钱塘人。仁和许氏与德清许氏联宗，故皆许宗彦族人，古春轩老人称许滇生为族侄，太清从云林等辈呼许氏兄弟为许青士三兄、许滇生六兄。）

道光十九年己亥（1839）四十一岁

哭先夫子，是本年太清诗词重要内容：年初生日，哭先夫子时，“幽居泻泪泉”。清明率载钊恭谒先夫子园寝，“泪洒东风不欲生”。《题先夫子雷泉歌卷后。此井为长子载钊填平》，对奕绘长子将府邸西门前奕绘当年所浚之雷泉井填平，深表不满，病眼悬泪，哭云：“叹我真成薄命者”。此是第一次将家庭矛盾公之于诗。七月七日先夫子小祥日，率儿女恭谒南谷，“绕墓诸雏啼血泪，断肠寡妇奠椒浆”。所写第二首七律中，又详细注明当年奕绘亲为南谷设计画图，费工五载，“今大槐宫、平安精舍尽为长子载钊所毁。”诗末云：“此景此情言不尽，寒蝉老树哭西风。”

与众姊妹交往，尤其是与云林、湘佩的深厚友谊，大大地排解了太清心中的忧伤，使太清能较快地从丧夫之痛中解脱出来。惊蛰后一日，冒雪访云林，两人开怀畅饮，此时，太清已恢复原先之精神面貌，豪爽而深情，归家填词一阕抒发情怀，此首《喝火令·己亥惊蛰后一日，雪中访云林，归途雪已深矣。遂题小词，书于灯下》，为太清成功的代表作之一，充分显现出满族才女独特的风韵。

春，宅中海棠盛开，三月十三日邀请余季瑛、吴孟芬、钱伯芳、陈素安诸姊妹小集红雨轩看海棠，并赋诗填词。

夏日，同云林携钊儿游万柳堂、拈花寺，骑马过夕照